至圣所内的生活——俞成华轶事（1901-1956）

文/俞崇架

编者按：本文记述的是俞成华弟兄的见证。俞成华192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，后作眼科医生带职事奉，为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长老；译有《与神同在》和《馨香的没药》等教会古典属灵名著，著有《生命的信息》及《进入神生命的道路》。其译作和著作强调“内在生命”、“走里面的道路”，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圣徒颇有影响。俞弟兄1956年在中国教会所遭遇的大逼迫中殉道。本文节选自《至圣所生活》，作者俞崇架为其四子。文章由CCTM编者提供。

从祖父的心志讲起

祖父俞封泉（又名俞和全）是铁匠，有两三个徒弟。堂前（即客厅）作铁匠铺。那时，连最简单的铁钉也是手工打的。

祖父是我们俞家第一代基督徒。他身材高瘦，主日聚会时，为了不挡别人的视线，总是坐在最末排的窗前。他平素爱讲幽默话，爱作诗。他盼望两个儿子长大后都做医生，并用诗句表示医生的接触面最广：上与君王同坐，下与乞丐同行。在当时，特别在海外传道人中间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∶医生是向缺医少药的中国人传福音的最好职业。它要比铁匠职业接触更多的人。后来，伯父和父亲果然一生都行了医，传了福音。祖父的夙愿得偿。

实在感谢神！祂怜悯的视线，就落在我们这位又高又瘦、爱坐末位的祖父身上了。在铿锵作响的铁匠铺子里，那乌黑的铁块在祖父的手下、在火红的炉口如何捶打成器，祖父里面的属灵生命也照样在神的手下、在烈火的试炼中捶打成了“大户人家……贵重的器皿”(箴17:3；提后2:20,21)。

喊杀声未绝！

1900年，“基督徒格杀勿论！”(不论你是富贵或贫贱，一律杀掉)这一口号，竟然同时从满清政府和义和团喊出，好像盖天乌云，由华北向江南蔓延。在杀声前，祖母和祖父的反应不同。当时，我父亲刚满周岁，伯父11岁，大\*\*17岁，还有二\*\*。勤操家务的祖母听到“格杀勿论”，很害怕，心想∶如果丈夫被杀，一家五口靠什么糊口啊？（当时社会，妻子不做社会工作。)那时，她因听了不敬虔人的劝告（诗1:1，另译），就对祖父说∶听说灶上贴个灶司菩萨（旧时南方人的迷信，就是掌管全家祸福财气的灶神），就可免杀。祖父却毫无惧色，厉声回答∶杀就杀！就是不贴灶司菩萨！感谢神！坐末位的祖父却有受苦的心志作兵器。结果，华北圣徒遭杀了，江南却没有。为什么？原来，当时电报机尚未普及，全国只有两台。“基督徒格杀勿论”的电报先由慈禧太后发给南京，再由南京向江南各地张榜通告。当时，南京的两位报务员收到后，深感大有“手下留情、笔下超生”之必要。要不然，长江以南会有多少眼泪、多少悲伤！他俩竟大胆把“格杀勿论”改成“一律保护”，保住了江南基督徒千家万户的性命。不久，时局变迁，慈禧太后收回杀令之时，发现王命在江南竟被篡改，随即下令腰斩这两位报务员。“腰斩”是用大刀把活人横腰斩成两段，是一种极其残酷和惨痛的死刑。江南肢体们闻讯后，众心齐信，异口同声∶公义的神必以永生报应那两位报务员（参罗2:7;太5:10-12)。阿们！

“这世界的王将到；它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”(约14:30)

杀声和受苦心志的第一回合发生在祖父(第一代)身上，半个世纪后，第二回合发生在父亲俞成华（第二代)身上∶

逼迫临到时，家里第一个被隔离审查（把人单独关锁，不准与外人联系，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及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）的，是瘦高、像祖父的二哥崇信(在上海第二医学院读书)，那是1956年1月（此时他不准回家已有五个月了)。有一天，他忽然被放回家来。看来政府是要放长线钓大鱼。二哥想，今天回家去，应尽量少说话，免得明天返校后又添麻烦（难免要汇报交代，昨天跟父亲说了什么）。但是有一点他觉得应该告诉父亲的，就是接下来政府是要整他(指把父亲关起来，要他交代问题)和教会其他的负责人。

二哥刚把这消息说完，二十年来尽心操练与神同在的父亲，又沉着又刚毅地以主的回答作回答∶它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(约14:30）。这句话是这世界的王将到之时，耶稣所回答的豪言壮语)。

事隔约三十年后（1982年），我们有机会跟父辈同工陈恪三老弟兄交通。陈老弟兄是先父的同工，福建福清人，比父亲小四岁。陈老弟兄的属灵分享，请参香港基道书楼出版的《陈恪三弟兄晚年部份信息》一书。当我们讲到父亲说的这句话时，他激动地说∶今天的交通真够丰富了，够回味了，实在太宝贵了！他补充说∶这节经文的见证，我这次是平生第二次听到。第一次是亲耳听和受恩教士说的。

原来，有一段时期，撒但经常攻击和教士。有一天，她独自在牯岭山上灵修，到了晚上，并没有风，但是住房的老式木门却转动起来，门臼嘎嘎作响。那时，撒但已是赤膊上阵，企图要吓倒她。而她满有神的同在，满有信心、满有力量地对着门，轻蔑地、厉声地说∶你在那里乒乒乓乓作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！这句话一出口，门就不响了。

在那大逼迫（教会肃反运动）来临前夕，尽心操练亲近神的父亲有预感地对我们说∶不要怕，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(指基督)，比那在世界上的(指撒但)更大（约壹4:4)。后来他所经历的事实证明，他在与神同在的心态中所说的不要怕，正是他的实际——即他所说的和他所是的，是一致的。他认识祂、爱祂，所以他没有惧怕(约壹4:18)。哦！让我们在亲近神中认识祂、爱祂，也把惧怕除去。

我们几弟兄(第三代)在遇逼迫时，就常想起父亲引用的这句圣经的话。

“我俞医生良心平安”

1955年，中国大陆开始了宗教界的肃清反革命份子运动，先在天主教，后在基督教。1956年1月29日夜，对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十余个负责人进行突然的、同时的大逮捕、大抄家。父亲也被带走，他们先被关在教堂里(上海南阳路145号基督徒聚会处接待部，父亲关在福音书房楼上靠马路的第一间）作隔离交代，重点交代他平生所互敬互爱的一位弟兄。他们甚至让他听这弟兄本人的自供录音，等于叫他重复录音的内容写一遍作为揭发而已。但他始终一言一字不交代，每天晚上总是白卷一份摊在桌上。每晚都从他房门传出政府干部的拍案吼\*\*∶知道你身体不好，每天给你吃面条、喝牛奶（这在当时算是很好的待遇）。一天下来，你连一个字也不写吗？

哦！撒但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。今天，我岂能在撒但的差役的压力下，控告我亲爱的弟兄呢？弟兄的失败，都已在宝血的底下，我岂敢把宝血下的事在世上官府面前揭发、控告呢？弟兄胜过它，是因羔羊的血，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；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（启12:11)。在这严峻的考验前，与神同在的父亲的脸面，一直蒙神保守，朝着约柜的赎罪盖上的宝血，没有离开过（出25:20，施恩座就是赎罪盖）。

几天后，一位管教堂的工人得到政府的信任，被差来端送面食给父亲吃。那管教堂的放下面碗，背朝着父亲（意思是，我没有对你说话，你不必向政府交代），拍着身说∶他们（指其他十余个正在接待部作隔离交代的教会负责弟兄姊妹）都已经向政府交代了，你一个人不交代，没有意思了，赶快交代吧！父亲却泰然地回答说∶我俞医生，饭吃得下，觉睡得着，良心平安！请你放心。

父亲在教堂接待部关了约二十天之后，政府干部说他是抗拒交代。为了进一步帮助他（这是干部的语言，其实是要施加更大的压力），把他押送到监狱作拘留审查；不算逮捕，也没有逮捕证。后来得知，政府一则要从他得到控告弟兄的最高旁证；二则要利用他在弟兄姊妹中的威望，希望他靠拢政府，将来作犹大，出卖耶稣，出卖圣经真理。据当时关在提篮桥的犯人透露，这所谓的帮助是车轮战，即日夜轮流审讯。在换班的间隙，他稍一瞌睡，立即被下一班干部拍案惊醒，继续下一轮的审讯。父亲身体本来不强壮，肝有病，怎能支持多日不眠呢？据说在监狱的五十天之内，竟昏迷了三次，他还是不交代。

哦！唯有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才能承受如此严峻的考验。没有神的能力充满，彼得哪有胆提出倒钉十字架呢？

父亲第三次昏迷后，眼看活不成了。监狱医生说，他活不过24小时。当局可能想∶若本人没有罪，又死在监狱，将来毙命之责由谁承当？所以他们就重演彼拉多洗手（参太27:24)之故伎，立即电告我母亲，叫她赶快“释外就医”，好让他死在监外。当时监狱误称“保外就医”，其实并无可保。从提篮桥公安医院送到宏仁医院（二哥在医院实\*\*)治疗。

约21小时之后，即四月十三日，父亲以生命实践了“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；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”(约壹3:16)这一经训。这无伪之信和舍命之志，是先在我祖父心里，现又在我父亲心里(参提后1:5)。

受难后的景象

父亲突然去世之后，没有可能向弟兄姊妹寄发追思会通知，也不敢通知；即或通知了，谁敢来呢？也没有讣告。追思会在我家对面，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(后改为假肢厂)。除了我们一家之外，有从家乡新昌赶来的大伯，有同弄堂的孙毓光弟兄，有与我妈来往最多的高周保贞姊妹等很少数人。联想到救主耶稣，神“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”，我想到“群羊的榜样”是要先上祭坛。在大逼迫中，祭坛前岂是赶热闹的地方？

形势空前恐怖。大家心照不宣∶谁要是同情反革命，谁就可能被抓判刑或劳改，谁在政治上就等于宣判死刑了；不但本人不再有前途(在人眼中)，一家老少也别想堂堂正正作人了。那时（1956年1月底)，教会的主要同工先被捕，当局对他们施加政治压力，用手段叫他们承认自己是“反革命”，录下音来，在教堂内当众播放；更意外的是把教会中个别人的阴暗面加以渲染，不但播放出来，还组织集体去看“XXX反革命展览会”。在不少事情面前，许多人都泣不成声，一个个倒了下去。除了早已学\*\*“住在主里面、把树栽于松嵩，在河边扎根”的少数人，还有谁仍能“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”、有谁仍因看见主坐在宝座上而不动摇呢？说说是容易，真刀真枪面前，许多人的心就消化了。

感谢主！常言说，该来的不来，不该来的来了。令人深思的是∶殡仪馆来了一位素不相识、穿土布衣服的老姊妹，名叫董银珠。她还带了一只大母鸡，是给我哀恸的母亲补养的。神要感动谁，人是测不透的。后来得知她就是要来我们中间擘饼而被拒绝的一位公会（这里的公会不是工会，也不是同业公会，而是指基督教范围内其他基督徒团体或派别）聚会里的姊妹。我想神这样的引导，没有别的，无非是无声有声地叫我们合而为一，又教导我们何为基督里的爱。

董老姊妹是护士（不是医院里的，而是自由职业，到病人家里，遵医嘱，替病人按时打针的），为主守童身。抗战时期上海沦陷之前，她住孤儿院附近，照顾生病的孤儿。日本人时期，她专门寄包裹给集中营里不认识的西国传教士。1968年，她因从1960年起就专门寄包裹给劳改营里的弟兄（包括我大哥)而被判7年徒刑，实际上关了11年多。她这样一关进监狱，除了随身一点日用品，世上一切的一切，包括住处、仅有的一点点家具、生活用品，全没有了，更谈不上个人前途、出路等等，都成了空白，真是一位舍弃一切、唯要基督的姊妹。

我特地去看了张贴在弄堂口的她的“罪行”∶除了寄包裹，还有送手表、自行车给戴着“反革命帽子”、却还在暗中事奉主的宁波的弟兄。这样爱主的姊妹，过去基督徒聚会处怎么会把她拒之门外呢？是否因为她穿着土布衫、黑球鞋、说话不够利落呢？这使我想起利未记21章18节的塌鼻子(没有属灵的辨别力)不能作祭司。主啊！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你是怜悯的神。怜悯在你。亲近神的操练是多么重要！因为离了祂，我们实在不能辨别。

“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”

“从前引导你们，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，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”(来13:7-8)

1901年1月5日，父亲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；1956年4月13日，在上海为主舍命。他在地上的年岁，只有五十五年。我母亲为此极度悲郁，甚至一生行医传道、德高望重的大伯俞成荣，从新昌赶来上海，也安慰不了她。人的尽头，神的开头。三日之后，神的时候到了，神就亲自给她一句话∶只要活得好，不要活得长。当时大哥崇恩和二哥崇信陪站床边，异口同声说∶主耶稣在地上也只活了三十三岁！感谢神，还是神亲自用话才安慰了她。

父亲离世归天的那一日，母亲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，一直仰天高喊：冤枉啊，冤枉！她巴不得她那向天高喊的冤声，能够长翅突云，飞达天庭；她渴盼坐宝座的神速速伸张公义！然而，只有主自己的话是带有能力的(路1:37)。主的话平静了她的纷扰胸臆；主的话消除了她的满怀沉冤；主的话擦干了她的悲痛眼泪。母亲静心思想∶没错，俞医生（平时母亲对父亲的称呼）确实活得好呀！他一生为主而活，最后又为主而死。如果活得长而活得不好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感谢赐安慰的神，我母亲的生命在乎神，我母亲的安慰也在乎神，并不在乎人。(母亲1901年11月22日生于新昌，1992年8月31日在上海安息主怀，终年90岁余。）正因为安慰在神，我们更当学\*\*如何靠主安慰劝勉人，作神安慰的管道，而不是放弃人的安慰的责任。

圣灵的引导∶1936年从长沙到上海

回忆父亲后二十年的生涯∶1936年，全家在湖南长沙安家落户已三年，父亲在美国人办的湘雅医院作眼科主任。湘雅医院是美国耶鲁大学（原译为雅礼大学）医学院的附属医院。1936年是本世纪我国历史上最富的一年；湖南又是我国的鱼米之乡；医院的待遇又是那么优厚(每月175元，每年加25元，约为一般工资收入的五倍以上）。试看当时之物价∶鸡蛋一元120个；广柑一元120只；米五元100斤；煤三元（卡车运，烧半年)。真是货足而价廉。当时，全家七口住一幢雅礼园(医师教授宿舍区)的花园洋房，有十几间之多。前院草坪很大，有专职花匠栽培、剪草，且把种好了的盆花放在我们的门口和房内；这些均为职工福利。这三年是我们家不长的好景。

在雅礼园我家住房的竹篱笆外，是一潭农民的鱼池。一下雨，池塘水就会漫上来，鱼就随着水从篱笆缝里流进前院的大草坪上。鱼鳞触草而腾跃，不必钓，弯腰捡即可，孩子们就拾在菜篮子里。真有趣，多开心呀！雨后，父亲一定会把塘主叫到篱笆边，按市价付钱给他，皆大欢喜。家里还有一位贴心女佣，叫张嫂。她原是个瞎子(白内障)，是经我父亲开刀后复明的农村妇女，后来也信了主。

这样的生活，就像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，多么富有诗意啊！然而谁曾想到，好景不长，天色不常蓝、花香不常漫。离开长沙之后约一年，竟会有长沙大火烧(抗战时期)呢？只有神知道明天。

1936年初，倪柝声弟兄从上海一再来电报，倪、李(渊如)等又联名写信，敦请父亲回上海教会继续作长老服事(20年代末，父亲已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长老)。他们是那么急切，最后一封电报中甚至说∶如果你清楚了是神的旨意，即或是讨饭也要来。因双方都知道，两地生活之差将会很大。尽管父亲十分尊重他们，也看重他们的邀请，但他无论如何，尊重神一定要过于尊重人。他就邀请了一位名叫罗一的弟兄一起为此事禁食祷告一天，同心专心寻求明白神的旨意。但在环境上还未印证，尚需学\*\*等候神的时候。接着，父亲就在神面前祷告，要求在环境上有五项印证∶(1)妻子同意；(2)院长同意；(3)长沙教会要有同工接替；(4)接替前，教会要有一次复兴；(5)要有去上海的船。这些要求很快在一两个月内全部印证、实现了，全家七口人乘船，平平安安到了上海。

蒙怜悯尽长老的职分

一天，倪弟兄召集各地的同工，在聚会时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∶“你们出来传道，是自告奋勇(源头是自己)呢？是环境需要(源头是人)呢？还是清清楚楚有神的差遣(源头是神)呢？如果清楚有神的差遣，是否请把奉差遣的见证给大家讲讲，因为神的话说，‘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’”（罗10:15)接着，大家一个接一个地讲了自己蒙神差遣出来传道的经过。轮到父亲时，他只是泰然一笑，没有讲，原因是神没有引导他放下职业出来事奉，他是带职事奉的。他的长老事奉的见证，已很明显，不是人的按立，乃是神的按立（徒20:28)。既是神的按立，只要他不断谦卑依靠神，神一定会负责他的见证，无需自白。

认识神的人知道，那天在会上开口的，未必都源于神的差遣。另一面，真正重生的人都是“君尊的祭司”(彼前2:9），祭司是终生以事奉神为业。若为主工作、生活，则作奴仆也是“事奉主”(西3:23-24）。反之，一个传道人若只是为了糊口，则他的传道也是俗工，不是圣工。是职业，不是事奉。

翻译前的心愿和祷告

父亲在翻译前的祷告∶“主啊！如果我不是渴慕与神同在的人，主你拦阻我，不让我翻译；主啊！如果我不是肯出代价舍己背十架的人，主你拦阻我，不让我翻译。”感谢主！祂的怜悯临到了他。二十多年，父亲忠心操练舍己、与神同在，逐渐到达不间断的地步。他特别注意“所是和所行”的关系。住在主里，决定了他的所是。他的所行就是彰显祂、荣耀祂。另外，在环境上，神让他从英国旧书店顺利地函购到了《馨香的没药》一书的英文原版“Sweet Smelling Myrrh”。

感谢主！三百年来，劳伦斯弟兄和盖恩夫人的见证，帮助了世界各国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走上里面生命的道路；神又借我们的父亲把他们介绍到中国教会来。近六十余年中，也供应了许多中国敬虔、爱主的圣徒。

父亲为主而死二十多年后，弟兄们怀念他，珍惜他生前在《信徒消息》等教会的杂志上刊登过的信息。当神安排弟兄们整理、出版父亲的讲道集时，大家很清楚地看到，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很集中，也很单纯，始终是关于属灵生命方面的信息，其核心就是住在基督里，接受神十字架的破碎。这就是叫羊得生命、并且得的更丰盛的信息(约10:10）。父亲的两卷讲道集《生命的信息》就是这样取名的。

许多人的许多讲章一、两天就拟成了，但是他说，有的信息他需要在神面前学\*\*等候五年、十年，有一定的经历了，才敢讲。《进入神生命的道路》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说，神特别重视你所是的(What you are)。他常讲，我们所讲的要和我们所是的相称。

生命的信息是主再来之前最需要的信息，是不可须臾或缺的。神赐给父亲的职事，就像当年使徒老约翰的职事。约翰被召时在补网，预表要补生命的信息，以免鱼从网里漏掉。

哦！今天的讲台，有多少是有十架的呢？哦！我们得救了，得着生命了，还要得的更丰盛！

俞崇架 中国大陆基督徒。